

托付一生给你

绿莎

天地虽无义 残分离
情至水穷处 永不悔

寇列
豆系

阡陌推荐

文化艺术出版社 台湾万盛出版有

豆蔻系列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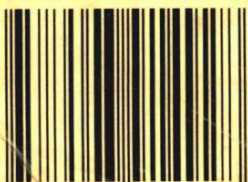
注册商标

第九辑



白朗，白媚是一对孪生姐弟，白朗英俊帅气，白媚玉洁冰清，一种神秘巫术使弟弟与宋朝的公子相知相恋，姐姐却与女孩陈小雨心心相系，究竟是怎么回事呢？原来是姐弟之间灵魂大挪移。

ISBN 7-5039-1492-0



9 787503 914928 >

ISBN 7-5039-1492-0/I·646

定价：29.40 元（全三册）单册定价：9.80 元

托付一生给你

绿 萍

文化艺术出版社

托付一生给你

豆蔻系列(第九辑)

作者:绿莎

出版:文化艺术出版社 出版

社址:北京前海西街17号 邮编:100009

印刷:中国铁道出版社印刷厂印刷

发行:文化艺术出版社 出版 电话:66169640

开本:850×1168 毫米 1/32

印张:6.5 字数:115千字

版次:1997年10月第一版 1997年10月第一次印刷

印数:0,001—15,000册

ISBN7-5039-1492-0/I·646

本辑定价:29.40元(全三册)00980

艳阳天 豆蔻情

九九艳阳天里，久违了的阡陌又和大家见面了。从第一辑到本次推出的第九辑，已经有将近两年的时间了。前段时间推出的第八辑，是新作家梦媚的专辑，一共有八册。梦媚的实力，决不在台湾“四小名旦”之下，阡陌很喜欢她的作品，尤其是其中的《妙探情缘》、《钟情恋一生》、《可怜小梔子》、《茉莉妃子》等，阡陌爱不释手。遗憾的是，阡陌当时诸多事务缠身，来不及为读友们介绍，好在还有补救的机会，来给大家介绍第九辑的新作。

这一辑豆蔻，是新作家绿莎的专辑，一共三册，《君心知我心》，讲述了一个城市现代爱情故事。晏羽是企业家晏业哲的小女儿，因学业较差而得不到家里的宠爱。青年企业家夏落尘，是晏家的常客。晏羽的三姐晏影对夏落尘芳心暗许，而夏落尘则对晏羽宠爱有加。晏父企图逼迫晏羽离开夏落尘，晏羽则同夏落尘共浴爱河以示反抗。晏羽的同学何夕雪是一个新潮的女孩，她深爱男友柳天墨，却又与别的男孩关系暧昧。柳天墨发现了何夕雪的秘密，但并不伤心，因为他也爱上了清丽脱俗的晏羽。经过一番情场和商场的搏斗，晏影、柳天墨各遂心愿。

《托付一生给你》是一个时空交错的故事。白媚、白朗是一对双胞胎姐弟，姐姐美丽动人，弟弟英俊潇洒。汪美伦追求白朗不成，运用巫术，将白朗弄到宋朝

变成了祝融的新婚妻子美女李青波。在祝府生活的这段时间里，白朗由不解、愤怒到适应乃至爱上了祝融。这期间，现代的白朗成了植物人，而暗恋着他的女学生陈小雨自告奋勇地无偿照料着他。也是在此期间，白媚爱上了陈小雨，因而也明白自己为什么长期以来拒绝男性的原因。在宋朝一位易老的帮助下，白朗与白媚各遂所愿。

《近水楼台先得月》则是一个古代婚恋故事。程万里与严袅袅是指腹为婚的未婚夫妻，长大后，严袅袅成为尽人皆知的美女，而程万里不仅才貌出众，而且武功高强。不幸的是，当程万里上严府相亲时，严袅袅错把仆人小六子当成程万里，从此铁心拒绝婚事，程万里却不知错在哪里。于是他和未来的岳父大人安排了一个圈套，等严袅袅去钻……欲知后事如何，还是请读者自己去看吧。

三本书介绍完了，阡陌个人的感觉，《君心如我心》显得手法成熟，人物也刻画得较好，尤其是晏羽受父母歧视所带来的心理上的影响，写得很真实，也很感人。而今独生子女的世界，这样的情况大概不会有很多了。

阡陌

1997年重阳于京华



白朗坐了起来。发现帐中是一张古代所使用
的雕木，锦被、枕巾，一切一切都

传

楔子

“白朗，你够狠！居然无视我的存在，难道我真的配不上你吗？别以为自己有多了不起，凭我汪美伦的姿色、财力和名气配你足足有余！你居然对我不理不睬。”

“你以为我真的对你束手无策！那你就错了，凭我的能耐，没有我得不到的东西。即使得不到，我也能易如反掌的让它向我俯首称臣。……不过，对你我可没那么好心。我要你生生世世都生不如死，生生世世万劫不复，哈哈哈……”

“你就等着下地狱吧！”



变成了祝融的新婚妻子美女李青波。在祝府生活的这段时间里，白朗由不解、愤怒到适应乃至爱上了祝融。这期间，现代的白朗成了植物人，而暗恋着……陈小雨自告奋勇地无偿照料着他。也爱上了陈小雨，因而也明白自己~~在~~做梦了，一个不吉利的性的~~的~~，地狱~~？~~地狱之门永远也不会出现在我面前。汪美伦让她见鬼去吧！”

白朗，X市有名的服装设计师。二十七八的年纪，未婚，才华横溢，俊美无比。唉！名花无主又身价不凡，如何不招蜂引蝶呢？这不，梦中这位便是只甩也用不开的花蝴蝶——汪美伦。

美艳绝伦倒是没有，但也算是有姿有色。也有身份来头：是个有名的“巫术师”，算不上是纯情小女孩的那种。在某年某月的某一天，白朗参加一个慈善舞会时，很平常的对她行了个注目礼后，她便死缠着他。可惜白大少爷根本没兴趣，总不能强求吧！

嘿嘿！居然梦见她因爱成恨，对他下咒。这也太戏剧化了吧！明天一定讲给姐姐听。

白朗的胞姐，白媚，是本市最红、最有实力的名模特儿。当然了，与胞弟一样，俊美且多姿，又自有一身冷艳的气质，如果把“美艳绝伦”用在她身上，那还差不多。

白朗觉得自己也该起床了。他睁开眼，咦？他家的天花板怎么变颜色了？他又扫视一切，他居然是睡在蚊帐内。谁干的？还有被子，现在是夏日，怎么会有被子？

炎炎夏日，白朗先生盖着绣有牡丹、芙蓉之类的花卉的红锦被，睡大觉！说出去铁定会笑死一街人。

他还是在做梦。





《豆蔻》系列 纯情篇

等等，白朗坐了起来。发现帐中是一张古代所使用的绣床，红漆所漆成的雕木，锦被、枕巾，一切一切都是古代的东西。

更令人惊讶的是：锦被掀开后，白朗所看到的，使他惊讶得倒吸了口气，然后：“啊！啊——！”

托付一生给你



绿莎



绿莎





宋仁宗年间 扬州

祝府上下一片喜气洋洋的景象。昨天，是他们大公子成亲的大喜之日，全府的人都为他们的主子高兴！这门亲事是仙逝已久的祝老爷在祝公子年少时定下的。自从老爷过世后，祝府好久没有像现在这样热闹过了。

一大早，大伙儿都轻手轻脚的，为的是不过度发出不必要的声响，以免惊醒刚刚过门的新人。突然，一个女子的尖叫声划破他们努力保持的气氛。

“啊——！啊，呀呀！”极不雅观的尖叫传遍了整个祝府大院，更清楚的传入祝府每个人的耳中。最让人惊





讶的是：叫声好像是从……从新房中传出来的。

白朗实在无法相信自己眼前的情景，可他咬过手指，有疼痛的感觉。不是在做梦！当他掀开锦被时，他发现……发现自己的身体竟然是一具不着一丝半缕的女性裸体，完全不是自己的原有的身体。

天哪！到底是怎么回事？女人！他居然变成了一个不折不扣的女人，而且还有痛觉，他是堂堂男子汉，怎么突然变……变性了呢？周围的一切又是那么陌生。他不想尖叫都难。

“嘎吱！”木门被人推开，然后传来急促的碎步声。

“夫人，少夫人！您怎么了？”两名古装打扮的丫环站在了白朗的面前。

潜意识地，白朗扯住锦被的一角，掩盖“自己”赤裸的身体。然后问：“你们是谁？”

“夫人，奴婢们是祝府的丫环，您刚嫁过来，不认识奴婢们。”他们齐声回话，显得很尊重白朗，不，是白朗现在模样的女人。

“夫人？祝府？嫁——？”白朗对他们的话很不明白。

“夫人，您的声音……，您是不是受寒了？”听到夫人的“玉音”，两个丫环面面相觑。有女人用这么不文雅的叫唤和问话的吗？她们的新夫人不是大家闺秀吗？

“我的声音？”白朗也发觉了，他那充满男性气概的音质也变了，是女人的嗲嗲腔。完了，完了，他什么





都不是自己的了，在一个不知名的地方，他变成十足的女性了！

他真想大哭一场，虽然有点不男子汉！

“青波，你这是……”陌生的声音又传来了，不过是位男子。

白朗迅速抬头，看到是位红色儒衫穿戴的青年男子。如果在“他”的故乡，红衫男子一定会被誉为“最有气质的公子”。瞧瞧，他一身的……

我干吗瞧？自己正在倒霉，去瞧什么有气质的他呀！青波？他好像是在叫我，这个女人的名字是“青波”吗？那他又是什么人？四周的人、物都像是古代所常见的，难道自己又来到了历史上的某个朝代了吗？不不，不可能的！可，变成女人都有可能，为什么回到过去就不可能呢？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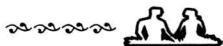
白朗带着一丝希望，小心翼翼地问：“请问你是谁？我又是谁，我现在是在什么地方？”

红衫男子的眼中闪过一丝疑惑，但很快：“我是你的丈夫祝融！你李青波是昨天刚娶过门的媳妇。现在，我们正在祝府内，这是我们的洞房！”

他回答了白朗的问题。这一番话又让白朗目瞪口呆。

他变成了“她”，又嫁给了他？荒唐，荒唐！天大的荒唐！他嫁了一个男人，白朗真是欲哭无泪。不行，他得想法子离开这个鬼地方。但眼前的麻烦：“祝先生……”

“我不是教书的，你爹没告诉你，你丈夫是个商人





吗?”祝融很温柔、很体贴的告诉“她”。

鬼!谁在叫你老师。连“先生”都不懂,土包子一个!“祝融,我不是……,先拿件衣服给我换上。”

如果是男人,也不会赤身与别人谈话,况且,“他”现在是个“女人”。

“My God!”白朗低吼出声。

“卖狗!”祝融不明白地问。

“不是卖狗,是‘我的上帝’!”白朗对眼前的白痴无可奈何的解释道。“他”用上两个钟头讲了所有事,可他好像只听懂了一点点!而且对“他”是个男人的事实深表疑惑。“他”只得懊恼地趴在檀木桌上,将脸埋进双臂间。

祝融确实不相信“他”所说的一切:“他”是个男人,被仰慕“他”的女人诅咒后,就变成了他现在的妻子。而且,对于他来说,“他”是几百年后的人。“青波,我不是不相信,只是我们成亲时,确实是你呀!”

“我叫白朗,不要叫我李青波!还有,”白朗气愤极了,“他”大吼起来,“昨天晚上那李青波,不是我!我是今天早上才过来的。”

祝融用手捂着耳朵,难以承受这噪音。而“他”似乎还不肯放过他。

“我告诉你,我是男人!在我未离开前,不准你碰这个身体,听懂了吗?”接着,“他”冲出香房,留下了苦笑的祝福公子。

白朗在祝家庭院中散步,却如热锅上的蚂蚁一样急躁。“他”终于相信那不是梦了,而是汪美伦真的对





“他”下咒，害“他”现在被困于此地。早晨醒来，“他”被迫换上一身女装，还是丫环帮着换上的。如果回不去，“他”以后可怎么活下去。

“哇哇哇!哇——!”终于忍不住，“他”哭了。

祝融来到“他”身后，虽说“他”的哭相不怎么好看，但他却不忍心。奇怪，从“他”的言行举止来判断，“他”的确有点像男人，和昨晚婉婉含蓄的李青波有着天壤之别。那“他”说的是事实啦!可他仍不忍心见“他”伤心欲绝的模样，“青波，对不起。如果不叫你青波的话，仆人们会以为新夫人疯了，那时会很麻烦的。你的话我虽不太懂，但我大概能了解发生了什么事。你就先委屈一下，做几天青波吧!以后我们一起想法子，你别哭了!”

“哭!谁哭了?‘男儿有泪不轻弹’，我怎么会那么没出息呢?”一知道旁边有人，忙止住了哭声。“也好，我答应和你装几天，但我一定要回到我原本的躯体内，回到二十世纪九十年代。我一定会想出法子的。”她(以后白朗用“她”)信誓旦旦地大叫着。

“唉——!”

“唉——!”

白朗第一百零八次叹气后，一脸的丧气。已经三天过去了，可他，不!是她仍旧没有一点儿法子。三天中，她不断地睡觉，为的是能和汪美伦见个面，再商讨一下今后怎么办。

“其实很简单，只要你对汪美伦说，你愿意娶她。





我保证，她马上会把你变回去的。”无聊三天的祝融也想出个馊主意。

“不!不!打死我也不会答应，就是想老婆想疯了我也不会娶她!”

“问题是她没有打死你，而是把你变成女人呀!”祝融一针见血地击中她的要害。突然，他想起了一件事，“对了，我妹妹要见你!”

“干吗?我又不会娶你妹妹!”她一时急糊涂了。

“呸!我宁愿自个儿娶你这个男女不明的怪物，也不会让我宝贝妹妹嫁给你。她想见见她那‘贤淑温柔’的嫂嫂，懂了吗?呆子!”

“什么?又要装青波?”她一脸的不愿意。

祝融却不管那么多：“小姐，你才装几次呀?每次在他人面前，哪次不是我为你搪塞过去的!这次，你得下点功夫，没人能帮你了。”

“你不管我了吗?你这没良心的!”

祝融望着她一脸的女儿态，真怀疑她到底是男儿变的，还是“男人婆”变的。“老婆呀!你老公是商人，要养家吃饭的。娶了你三天，我也该管管其它了。”

“那你妹妹……”他一走，她还真不知怎么办?

“放心!她和你一样好哄。”

“是吗?”望着他贼兮兮的模样，她狐疑得很。用眼角瞄他。

祝融想让她更安心、更信任他一点儿，微微地朝她笑了笑。可却让她看呆了。

哇，哇哇!何等的绝色唷!





白净的脸上露着柔情似水的笑容，明亮有神的眼眸中带有浓浓的善意和安慰。嘴角上扬，勾起一轮美丽的弧线，隐约中露出一排皓白的牙齿。一身书生打扮，四周围绕着高雅的儒生气质。

乖乖！白朗知道只有女人才有“一笑倾城”的魅力，可她突然觉得，那句成语好像、似乎、仿佛是为眼前这位宋朝男子特制的。她只觉得，在他笑的同时，她的魂魄被他吸走了一半。

“好帅——呀！”白朗觉得自己飘飘然然的。

祝融的笑容僵住了。他有点疑心自己是否看错了，但眼前的事实不容他不相信。那种表情是女人该有的吗？一双色眯眯的眼睛贪婪地死盯着自己，血盆大口痴痴地张开着，口水差点就要流出来了。那种情形好像是叫……“垂涎三尺”的吧！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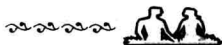
“青波，你以前该不是有‘断袖之癖’的吧？”祝融小心翼翼地问。心中默默地念着：千万不要呀！小生怕怕。

“什么‘断袖之癖’？”白朗的神志仍是模模糊糊的，那口水马上就“溢漏”出界了。

“就是男人……喜欢……男……男人！”

“咳！”白朗像触电似的，顿时回过了神，同时把差点儿流出来的口水又吞了回去。“没有，绝对没有！”

她连连否认，那可不是闹着玩的。





祝融的妹妹的闺名唤作宠儿。倒不是什么娇宠一身、任性刁蛮的千金小姐。相反地，是个地道的婉柔娴静的古装美女。

“嫂嫂！”当她轻轻柔柔、腆腆的呼白朗为嫂时，白朗才从惊愕中回过神来。

他们祝家兄妹果然不是盖的。都是顶尖的俊男美女。一位是潇洒有礼的公子哥，一位是兰心蕙智的小姐。不过，白朗又想到了以前自己和姐姐也都是风云人物。不论什么，都没有输人之处。

“你和你哥哥好相像哟！”尽管原来的自己多么美好，但她现在的首要任务是做好“青波”。

“谢谢嫂嫂！”宠儿淑女般地回话。

“宠儿，我可以叫你宠儿吗？你长得很美，好似仕女图中的仕女。”望着宠儿的娇美面孔，白朗诚恳地赞美她。

“大嫂爱取笑宠儿，谁不知嫂子是扬州第一美人。我哪能在嫂子面前道美！”宠儿被赞美得羞红了脸。

第一美人？白朗不懂了。她摸摸自己的此时脸：

“真的吗？我倒是没仔细瞧过！”

“呃？”宠儿有点糊涂，不过她还不敢细问。“嫂嫂未出阁之前，美名早已传遍了整个扬州城了。与我、芙蓉姐姐并称‘扬州三冠’，嫂嫂自是三冠之首！”

“芙蓉姐姐？她是谁？”

“嫂嫂不知吗？赵家的小姐赵芙蓉也是丽人一位。若不是你与她自小订亲在我祝门，只怕登门求亲的人早

